



大山雀
的博物旅行



大树蛙

神奇一刻

□张海华 文摄

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”这几句出自宋代著名词人辛弃疾的《青玉案·元夕》，想必人人都熟悉。但我如果把词中的“他”、“人”这两个字都换作“蛙”，大家会不会骂我是在“恶搞”呢？

显然，就我本人而言，那是一种非常真实、贴切的感受，绝无恶搞之意。那么，这种蛙是什么蛙呢？我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？且听我细细说来。

2

差点又失之交臂

前几年几次想拍大树蛙都未能如愿，以致于这种蛙成了我的一个“心结”。

今年6月，貌似机会又来了。

原本，我还计划着在6月的某个晚上，特意跑一趟杭州，约上那边的朋友蒋老师，哪怕再辛苦，也要在2019年把大树蛙拍到。不过，在这个想法尚未实施的时候，我得到通知，6月中旬可参加单位工会组织的疗养活动，地点在省内的安吉、德清一带。我一看，心里有点激动，觉得这回有戏！因为安吉、德清一带的山区，正是大树蛙的分布密度相对较高的地区。

我赶紧找来了此次到外地疗养的具体行程表，一看，顿时大喜，其中在安吉入住的那家酒店，其位置并不在县城，而是在当地孝丰镇，酒店的旁边就是一条大溪流，溪流对岸就是连绵的群山。从理论上来说，那地方肯定有大树蛙。

于是，在出发前，我准备好了所有的夜拍器材。6月12日，入住酒店的当天晚上，约上同事辉哥一起去夜拍。好在溪流当中有一条拦水坝，我们很容易就走到这条水流湍急的大溪的对面了。对岸是个小村庄，村口有一小片竹林，竹林旁有条小溪，水很浅也很缓，几乎看不出流动。很快发现，山脚有条偏僻小路，它基本上跟大溪流平行。我们沿着小路走，沿途除了草叶上的昆虫，居然见不到什么特别的东西，心中未免失望。

正说着，忽听前面一片蛙鸣声传来，听上去应该有三种蛙在叫。其中，最明显的，自然是“啪嗒，啪嗒”如同轻轻鼓掌的斑腿泛树蛙，此外还有中国雨蛙的有点刺耳的“瞿，瞿”声，以及小弧斑姬蛙的低沉、缓慢的“嘎，嘎”声。过去一看，原来那里有小块的积水地段。那些蛙就是看中了这水坑，准备来这里配对、产卵的。不过，上面所提到的都是常见蛙类，我也没多大兴趣拍摄。忽然，看到一条小小的短尾蝮趴在水坑边。我大声喊：“辉哥，快过来，一条毒蛇！”辉哥立即走到我身边，连声问：“在哪里，在哪里？”我指着蛇说：“这不是吗，暗褐色的，小小的，在草边呢！”可怜缺乏夜拍经验的辉哥硬是没看到。而神奇的是，当我从摄影包里找出另外一支手电，准备拍这条蛇的时候，竟然发现它不知何时已经消失了。“你肯定看走眼了，根本就没有蛇！”辉哥说。我瞠目结舌，一时无法辩驳。

继续往前走了一段，由于没啥收获，我们就原路折回。快到刚才的水洼地段时，我说：“我们轻手轻脚过去，说不定那条短尾蝮又回来了。”于是，我走在前面，用手电先扫了一圈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它又盘在水洼边了。看来，这里有这么多蛙可作美餐，这条蛇不死心，因此很快回来“守株待蛙”了。



短尾蝮



中国雨蛙

1

几番错过大树蛙

去年，我的关于夜探自然以讲述宁波本地两栖爬行动物的新书《夜遇记》出版，书中讲述了宁波已知的所有25种蛙类的事情，令我遗憾的是，那么多野生蛙类，只有一种是我没有拍到过的，那就是大树蛙。

大树蛙属于浙江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，在中国南方分布较广，虽说近几年来其种群数量呈明显下降的趋势，但毕竟还不是濒危物种，在省内不少地方的分布数量还是比较多的。

当然，大树蛙在宁波境内应该属于罕见物种。浙江森林资源监测中心负责两栖爬行动物调查的专家王聿凡告诉我，在余姚境内的四明山中，他曾见过大树蛙。可惜我没有专门抽时间去那一带寻找，这主要是因为我有点偷懒心理。我只在宁波境内找了没几个地方，因一无所见，就暂时放弃了。

谁知，多年来，我的运气一直不佳，尽管曾多次去外地寻找，却依然与大树蛙缘悭一面。记得第一次去找大树蛙，是2013年9月初去杭州夜探。那次先和老熊、金黎、姚晔等朋友一起去杭州西郊的山中，没找到大树蛙，后来又去杭州植物园的某个位置找。朋友说，尽管早已过了大树蛙的繁殖季节，但还是有望见到。然而，很可惜，在植物园里也没找到一只。大家分析，这两年抓大树蛙的宠物贩子很多，杭州周边的大量大树蛙都被这些违法分子抓走了。

2015年6月底，事先问明了大树蛙在临安天目山的一个确切分布地点，我约了老熊和李超一起去那里。原以为这次是十拿九稳了，谁知，大老远赶到那里，却依旧连大树蛙的影子都没有看到。

到天目山都没有找到大树蛙，原因很简单，那就是我错过了它们的繁殖季节。金黎多次跟我说，大树蛙的繁殖期在四五月间，尤其在雨后更容易见到，它们会出现在水塘附近抱对产卵，但一过了繁殖期，就在树上或竹林中活动，常待在高处，自然很难见到了。

转眼到了2018年4月，好心的金黎又跟我说了，最近有空来杭州吧，他陪我去拍大树蛙，保证拍到。可是，到了“五一”假期，我却计划去上海南汇海边拍迁徙的鸟，心想大树蛙总是在的，先放一放，不急。结果，那个假期，海边鸟况惨淡，没拍到啥东西，于是心里又后悔了，早知道不如去杭州了。接下来，5月的周末都没空，于是原本计划2018年一定要拍到大树蛙的心愿又落空了。

3

最后一分钟见神奇

当晚回到酒店，我暗想：“哎，估计拍到大树蛙的愿望又要推到下一年实现了。”

次日白天，雨下得刷刷响，到了晚上，依旧飘着细细的雨丝。6月的雨后，是蛙类最活跃的时候，因为它们得趁雨后有积水赶紧出来求偶、繁殖。我独自出门夜拍，还是走前一晚那条山路。果然，中国雨蛙等多了不少，我拍了几张，也录了一下蛙鸣声，但还是找不到大树蛙，只好再次失望而返。

回到村口的那片小竹林，正要过水坝回酒店，那时心念忽然一转：大树蛙不是喜欢栖息在竹林里吗？这个竹林旁有水流很缓的小溪，说不定也适合它们繁殖呢！——这里说明一下，跟斑腿泛树蛙一样，大树蛙也会把受精的卵泡产在临水的植物的叶子上，等蝌蚪出来后，它们会直接跌落到水中继续发育成长。

于是，抱着“死马当活马医”的心态，我举着手电踏入了竹林，刚走进去没几步，我的眼睛不由得亮了：天哪，这不正是一只大树蛙贴在毛竹上吗？！是真的，我没有看错，一只几乎有我的手掌心那么大的大树蛙正一动不动紧贴在毛竹上，离地一米多一点。除腹部外，它几乎全身碧绿，背部有几处黄褐色的小块斑纹，体侧有白色的小圆斑。从它那鼓鼓的肚皮来看，应该是一只雌蛙。这片竹林的面积很小，我用手电大致搜寻了一遍，并没有见到其他大树蛙的存在。

再回过身来看这唯一的一只大树蛙，只见它依旧老老实实地贴在竹竿上，没有任何移动。说真的，我当时心里涌起一种奇妙的感觉，就是说，觉得它跟我之间好像存在着某种“心灵感应”，就在那里一直等着我过来似的。

我想，这大概就是所谓天意吧。只要你不放弃，神奇的一刻最后总会在不经意间降临。